

史

林

測

義

史林測義卷二十七

臣鄱陽計大受論

宋

太祖

甚矣哉史臣多緣飾之辭臣竊疑所記太祖之語羣臣者
有二焉如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爲君鮮能正心自致
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
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
使下無閒言哉夫慎位之君予違汝弼自聖之主恥過作
非唐太宗盛節在於納諫太祖敢大言以相輕乎且慾之

熾者無如誕神器非之大者無如逼孤兒陳橋驛之變與
唐元武門之變皆不正心而然雖有慙德期于晚蓋亦密
致自克之功而已回思違負天地之日太祖敢大言以相
夸乎況欲正其心以德化人則必天懷曠蕩猜阻不生中
孚利貞豚魚可格無論其他何乃於石守信等一入趙普
言輒惴惴焉恐復有以黃袍加者而杯酒詭辭釋其兵柄
是亦心未正而德有未迪之驗太祖敢大言以相欺乎又
或以防不虞諫其微行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應爲
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
禁也由釋兵權一事以觀疑亦史臣以代飾其輕出之非

不然何所稱質任自然者乃言不由衷若是也臣無取於
太祖之不任功臣以典禁兵而守信等於嫌疑既啟之際
毫無繫戀卽畏威奉命而亦善處功名者矣若以語薛居
正者或史臣藉以表其度越前王豈誠當日如此衙褻然
夙夜畏懼防非窒慾以正其心而修其德則千古帝王之
學不是過也

昭憲太后杜

昭憲太后疾革命太祖傳位太宗顧趙普爲誓約書藏之
金匱史家以有鑒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宋乃因以得國
稱爲宗社遠慮臣竊謂其遠慮固有當時及後世未或知

者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弟太宗次廷美光贊濟贊皆早
亡而廷美母則陳國夫人耿氏

詳廷美傳后魏
傳作昭憲生謀

昭憲實生

太祖太宗太祖既應夾馬營赤光異香之瑞而太宗亦有
夢神授日以娠之祥龍行虎步之表知非終於爲人臣者
且隱窺其天姿伎刻不如太祖之豁達而陳橋擁戴實尸
其謀有可共天下之功疑亦橫於其心如循父子傳位之
常必生叔姪爭國之變則惟太祖可使遠隆殷法以遏亂
萌而安宗社但難於言乃假宜立長君爲說耳又何以知
其然耶燕王德昭時雖冲幼而太祖年尚三十餘無論享
國又久卽十七載升遐之日德昭亦既長君矣乃遽以周

恭帝視德昭而逆太祖同於世宗之短祚必非其情也元明諸儒未論及此緝不訾以佛常經悖正義廷美德昭不得其死此爲厲階而當日只宜屬以太宗爲周公輔成王之事不知太宗之不安爲周公正昭憲所早計雖其後保全之恩薄於骨肉與以篡竊之故易而君臣其爲家國禍亂之重輕可無辨乎若由太宗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初無是命蓋廷美非昭憲所出無次傳之義而史稱或謂昭憲及太祖意欲如此此所以生太宗之疑惡趙普乃逢帝意卽私怨之虛多遜坐以交通構成寃獄也其責太宗與普負金匱之誓者亦欠詳考

范質

孟子有言無恥之恥無恥矣人生大不幸無恥至於將死然後恥其無恥如范質歷晉漢周不能死君而忍事四姓乃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何嗟及矣雖然質則猶見不死之心以沒世者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自沒溺於富貴而心死久矣馮道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而當時之士無賢愚皆喜爲稱道質亦其一也則靡弗樂其所爲榮其所得求尙知夫偷生失節之無恥而可恥寧有冀哉嗚呼道旣終其身甘於無幾希之異于狗彘而人心亦竟如死灰之不復然乎質乃於此心之旣死猶見其不

死之心以沒世焉。君子且樂得以告天下後世。使見夫此心不終死而悔恨於重泉者甚可哀也。使信夫此心不終死而激發於一旦者真足賴也。不及追於無恥之地。此質之不幸。因是惕然而早計。則人之大幸矣。王偁東都事略論質與王溥魏仁浦之歸宋。謂觀於伊尹之聖。太公之賢。皆以夏商之舊而歸湯文。所以歸有德爲無嫌也。與夫賣國而趨利蒙恥而立朝者有閒。夫伊呂豈嘗委質夏商者。太公既辟紂矣。史記或曰嘗事紂傳疑卽尹之就桀亦如竹書所云。商使尹來朝耳。偁宋人以歸有德。曲爲質。諸臣解而其爲說亦陳賈之援周公順非而澤以爲此心之害。偁無乃代。

受其惡與

高彥儔 西蜀

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君而忘身國而忘家臣之心也如其以身殉國卽因而覆家族曰我不敢知卽獲以全家族曰我不敢知義之所存則利害之所去也 臣讀宋史西蜀高彥儔傳竊有感焉彥儔爲夔州寧江制置使宋師至監軍武守謙違其謀而敗彥儔以所部出拒戰而宋師已乘城而入判官羅濟勸其降曰老幼百口在城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只有死耳是則彥儔之死懼爲其主所種族故也擇利害而爲之雖死而非其義矣况

家族如不在成都彥儔其竟降而不死乎乃以能死難稱之深懼死難之義不確而純忠之心鮮得而言也然觀彥儔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蓋亦明于君臣之道而從容以就義者宋史所記豈爲其辭者之過與

郭無爲

北漢

北漢王繼恩之見弑於侯霸榮也史稱并人疑司空郭無爲授意於霸榮而又亟殺之以滅口蓋因繼恩於無爲有夙怨欲逐之不決而及禍故疑爲其奸謀也然按宋史霸榮初爲漢戍平樂降於宋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太原署供奉官至是謀持繼恩首獻太祖則似其棄殿直復奔時有

任指縱于宋如使謀者惠璘偽爲殿前指揮使負罪來奔之計一聞宋伐喪而加兵於外遂乘繼恩居喪而作亂於內也可竟歸獄無爲乎太祖本紀以侯霸榮弑其主繼恩書而續綱目則變文書郭無爲弑其主以爲春秋討首惡之義而不近闕疑之旨夫無爲於繼元之世心動於宋邢州節度之餽其爲不忠之謀甚矣不待坐以弑君而罪無可追以疑爲罪何以服人疑者傳疑則信者信矣可不慎哉

劉溫叟

史稱劉溫叟清介執禮此信以小廉曲謹而未聞大道之

論也夫古之言清者恥食周粟言介者不易三公溫叟歷
唐晉漢周以迄於宋貪位慕祿反顏事仇蒙昧苟且清乎
介乎論張鑄
竇儀同禮莫大於君臣莫重於朝廷乃朝此暮彼視
猶過客傳舍則亦敗壞極矣自大道不明於世而相詛以
盛節者往往爲賊綱常名教而不之顧此孟子不能不於
於陵仲子有深辨也

林仁肇

江南

唐主李煜畏宋強大雖竭力事之猶或不免侵陵嘗貶國
號損制度以明臣服之禮其時爲之臣者亦惟告以修明
政刑慎固封守毋啟釁以名敵可耳夫何林仁肇瞰宋滅

蜀取嶺南道遠師疲而密陳取江北舊境之策乎雖云兵起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以明不二無論宋不爲欺而事必不成也卽成第可徼幸于一時以宋方有駸駸混一函夏之勢其未加兵江南亦將伺釁而動臣知盡銳來攻必不待數年後使諭入朝不至之日矣則仁肇是策適促其亡何利之有周禮續綱目發明稱以深謀遠慮迥出人表苟或用之則土地開拓而國未遽滅蓋暗於理勢而論之舛者

樊知古

嘗觀小說有羣盜者推甲某爲之魁甲曰諸君如吾約則

可不然請從此辭眾曰諾于是椎牛釀酒而與之約曰昔
跡之道五意藏人先出後分均無多談若知可否一節今
試申之夫寧非時勢入出之謂吾且謂入族黨之家不可
入故舊之家不可入患難之家不可入孤兒寡婦之家不
可諺云盜無親竊其鄰盜無義竊其易吾欲與諸君一雪
此言諸君幸無違臣因慨樊知古而聞斯盜之風亦少知
愧哉其父潛事江南家池州知古舉進士不第欲爲輸國
之謀階用於宋以大江南北天塹非由采石以浮梁濟師
未易越而取也迺師莒婦故智密度廣狹詣汴上書言其
策及宋師渡江若履平地而亡江南知古之力也時江南

以強大之逼難於立國而知古乘其危忍於計傾桑梓之域滅其先人祿仕之邦以規己利嗚呼此盜所動容相戒而不爲者知古出斯盜下不亦遠乎史但以知古責豫章洪氏逋鉄錢償銅錢一事論其攬轡舊都猶尋宿怨異乎昔人所謂不以私怨惡廢鄉黨之好者而於忿恚不第導宋南征故君宗社快意傾覆無所譏議則夫輕重之權衡何有哉

李雄

陳喬

鍾倩

江南

江南死難之臣李雄陳喬鍾倩續綱目大書喬而雄與倩僅見之分注於深褒樂予之義蓋尙有未審也戰將沒於

陣君子不書死以遽爾被殺志未可知耳雄固沒於陣者然聞宋田欽祚攻溧水預戒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陣誓志如此死節甚明況一門忠孝千古罕覩乎曹彬之克金陵也倩朝服坐於家北向痛哭兵至門舉族死之亦可謂從容就義矣若喬之死張時泰續綱目廣義以謂平日不能喻君於道徒死無益以

臣

論之如僅無益可無多求以沮忠義之氣然而不明理義不識時勢不曉軍機以致亡國之罪喬實有不容以一死謝者江南于宋小大不敵昭然可見者勢也且已稱臣納貢享王必來者義也太祖遣使諭李煜入朝煜欲從之喬

力沮其行曰往必見留若社稷何煜乃稱疾固辭以是見
伐而喬但請所在堅壁可老宋師卒爲左右所蔽兵臨城
下君臣弗知遂以坐亡夫以太祖聲靈必將天下一家而
又曲致招徠之意嘗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賜名禮
賢宅以待煜及吳越錢俶如其震疊而修肆覲之儀豈遂
繫維而利提封之獻其後俶旣效順來庭不久卽獲宴餞
歸國曷云往必見留乎雖俶終于納土太宗之朝而得春
秋紀季以鄒入齊之義遇待冠時保其宗祀煜則俘於汴
京以違命侯爵矣其存亡榮辱爲何如也君辱國亡維喬
之謀此史記南越傳贊所謂呂嘉小忠令佗無後者也則

如五代史之於梁敬翔分注其自縊可耳不得書死予以大節而於曹彬大敗江南兵於秦淮前宜書曹彬將田欽祚克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死之子曹彬克金陵江南主李煜降下宜易其書喬者以學士鍾倩死之云

太宗

太祖之晏駕也。自吳僧文瑩湘山野錄。有與太宗對飲戮雪之事。丹稜李氏以實錄正史。皆不能記其顧命。乃加刪潤。入於長編。及四明陳氏作通鑑。因而附會之。商文毅作綱目。亦於分注外。述長編之說。而太祖不得其死。太宗賊害其兄。遂爲千載不決之疑。臣嘗學斷斯獄矣。不斷之以

人事而斷之以天理不必遠徵諸古觀于三代而下正統

開創之君皆有符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之咏令終屬福通得死言

惟隋文不可言也其所由來不可誣也五季亂極皇天眷

求民主以一海宇致太平太祖應運而興雖始之不異隋

文之奪孤弱以得國兼南北而爲家而其治天下仁義淡

於臣民典則貽於子孫以視啟衰怠之源伏亂亡之兆者

不甚相絕哉又況周陵廟不替其祀鄭王克厚其終非夫

讖宇文氏而弑廢君之忍薄也遵母后之教公天下於弟

非夫聽獨孤氏而易太子以凶悖也文致繼體之逆而太

祖亦來同氣之戕豈福善禍淫有可信不可信之天也哉

且夫天命不僭太祖之功德越五六世以後尚延百餘年之祚運於南宋而謂及身不福以令終焉此理之必無者也寧爲事之所或有夫何疑彼其爲是說者亦自有故蓋太宗卽位改元之遽有迫欲死其君據其神器之心此所以來天下後世之口以爲傳聞其影響如此則誅其心之欲如此耳然懼以累太祖故辨之

姚坦

府僚有翊善之官近於周官師氏之教國子以德行及中失之事保氏之養國子以道教之養之義取諸豫也平日不聞薰陶其德性輔導於言動者何如不幸有失而肆其

詆訐雖若敢爲正救之力。難免翹過賣直之譏。如益王府
翊善姚坦是已。雖然坦於王落成假山僚衆皆褒美而獨
斥其血山王驚問故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嚴急。父
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
而何斯言也。千古有國有天下者聞之。毋亦曰使我心惻
乎。由是以推之。一切快意適觀窮民力傷民財之事皆宜
深自貶損而寬恤民隱之政行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臣
於坦亦云。其時太宗亦爲假山未成。聞坦言亟毀焉。奈何
復作開寶寺塔費億萬計。非田錫上書則但見爲金碧瑩
燿而不知其塗膏費血也。是亦不善隅反爾已。

室昉 契丹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務實勝未逮游揚之口恥竊一時莫蓋鋪張之筆尤恥貽後世則雖老且死而不敢以安也賢哉其室昉乎古顯者之葬有豐碑以下棺秦漢以後乃命文士述德紀功鐫之貞石立於隧道亦謂之碑然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此蔡氏邕惟於郭泰碑云無愧色也至墓志之作起自六朝以防陵谷變遷不爲人所誤動耳乃因而論議其美亦恆多溢辭是皆君子之所抱慚泉下矣昉立朝輔政爲遠名臣疾革恐人譽過情自志其墓名勝之恥沒死不忘則所以務實勝於事君行政之閒豈一

息尚存而有懈乎

臣

安得起昉九原而質之

田仁朗

西夏跋扈大爲邊患迄於宋亡或謂曹光實破李繼遷於地斤澤不能計勒復以輕往受降見殺遂使滋蔓難圖而不知其失在太宗聽信王侁媒孽田仁朗致不果用綏州之策也其策以敵人散保巖險烏合爲寇不可窮其巢穴今嘯聚以攻撫寧其城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決旬破大軍以乘其弊強弩以邀其歸舉而殲之不待再計豈非西夏所以存亡邊陲所以安危之一大機哉奈何部署已定欲示開眼目縱樗博爲譏邪所構而墮可必之功縱成擒

之寇也甚矣事會之不可失也。臣不爲仁朗惜惜夫太宗
問不足以燭奸信不足以任人失此不克除亂以務盡終
於養癰遺害世世以爲子孫憂

楊業

楊業者驍將亦智將敗死陳家谷非其策之有失也時業
副潘美連拔雲應寰朔四州會曹彬戰敗詔護州民內徙
業以契丹兵勢甚盛請無當其鋒以保萬全乃迫于護軍
王侁得非有他志之語雖明知必不利不敢以不赴敵而
死矣且其臨行泣請於谷口張兵爲援而羣帥又敗約却
走謀之其臧則具是也於業乎何尤。史臣曰常勝之家千

慮一失徒襲陳言而非確論

史林測義卷二十八

臣鄱陽計大受論

曹彬

孫卿子之議兵也以爲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
晉之節制不可當湯武之仁義臣謂湯武之仁義未嘗不
濟以齊晉之節制苟無節制以肅其下或不恭命亦何以
行弔伐之意史稱曹彬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蓋仁
厚根於所性太祖每恨王全斌平蜀多殺人而江南之役
專以委彬則知其仁厚可奉行無暴生民之戒也且授以
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母亦謂仁厚之過未必能

節制之嚴乃假之以威御眾整齊紀律約束殘橫乎觀彬于太宗雍熙三年敗績岐溝關因部下諸將貪功謀議蜂起不得已進攻涿州糧盡退軍無復行伍爲敵所躡則知節制洵彬未素講惟太祖爲能成其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而集大勳也至應變將略亦非所優云

金行成

高麗

異哉宋史高麗傳之錄金行成也太平興國初高麗王佺遣行成人就學於國子監擢進士第累官至殿中丞與妻有子其父母垂老矣有人子之心者寧不興陟岵之恩懷奇門之望陳情求返以親色笑而奉旨甘國王治且嘗表

乞放還而行成。自不願歸。則是樂中土戀美官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可謂大不孝矣。而史錄其且暮思念。恨祿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寢與妻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嗟乎。行成豈不得歸者。而爲是海外之思乎。歸亦豈不獲雷君祿。而爲是不及親之恨乎。昔人所悲。椎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幸逮其親存。而無不得歸之勢。而無不可及之祿。忽然數千里外。以爲如生如存而事之。而曰吾欲養吾親。無如吾之不克養吾親。而乃迫而一出於是也。其誰欺欺天乎。君子於此惡其性之薄而行之詭。史臣若有取而錄之。故曰異哉。

胡旦

丁氏奉以胡旦教奸人翟穎論罷賢相李昉黨中官王繼
恩謀廢太子恆晚尤黷貨干擾州縣訾史氏列之儒林爲
謬謂旦之不得濫廁儒林卽其著漢春秋硯大方硯五
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一事亦吾儒之所宜
鳴鼓而逐之者也夫修史者必深自克之學以正其心以
爲衡鑒事物之本而後是非褒貶予奪庶無大謬於聖人
觀且素行其心存不正實甚而敢妄以所著上擬春秋至
欲假五六尺之硯附名山不朽之藏以欺世而盜名焉是
謂狂怪君子惡之史或以此收諸儒林傳中謬復何如

薛居正

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承家之子世守宗廟有與國咸休之義如有待於繼嗣則取同宗而無得養異姓非我族類神必不歆以奉宗廟同於絕祀不孝莫大焉薛居正位至公相得立三廟史稱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乃養假子惟吉而未詳其姓之同異蓋當日匿其姓而潛養之必非同宗之子可知其何以爲薛氏之宗廟主乎夫居正在位雖寬簡不苛察見多於士君子乃觀其門內有慚善則離起於婦人而愛溺于假子惟吉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鞠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遊而居正不能

知況復因以蹈夫春秋莒人滅鄆之轍乎史言其性孝行純而不明於行不能以和親孝有虧於奉先亦何所見之小也惟吉之素無行太宗聞之惟吉之爲假子太宗亦豈不知之及居正卒帝存問其家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恐不克負荷先業惟吉自是知非改過修飭爲善業雖不墜而祀則已斬帝不與之正繼絕之典以從紀度則所以厚世臣使之不替其廟享者尙未盡心矣

耶律休哥 契丹

宋太宗旣下太原欲乘勝取幽薊以敗於高梁而還又賀
懷浦上言契丹主少請乘釁取幽薊以敗於岐溝而輟論

者以幽薊中國之險因惜其不勝而遽止或乃歸於天意之適然而不揆于人謀之未可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不如敵人避之勿疑其時契丹之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學古皆名將而休哥爲最宋曹彬米信潘美田重進劉廷翰等固未若也太宗初固有昧於占將而懲是二敗但爲守禦之計不復作進取之事則亦知難而退矣史稱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又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

以寧臣讀至此未嘗不嘆晉羊祜之詐而休哥之誠襄陽
墮淚碑竊欲移之幽薊間也

呂蒙正

不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此蒙正所自許其時同
列亦莫不以是賢蒙正者也臣謂其於太宗觀燈乾元樓
選人使朔方二事詎不信然然而行不掩言亦多矣端拱
二年自秋徂冬不雨下詔罪己省去尊號令四方上表祇
稱皇帝蒙正奏陛下神功聖德輝映古今尊號可增而不
可省固請復之夫上尊號非古也自唐高宗武后時諧臣
爲之越五季以迄於宋陋習相踵弗革太宗方欲省去以

答天譴而蒙正猶爲是奏非媚道而何又淳化五年冬十
二月朔日食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時蒙正爲首輔
欺君獻媚亦不能辭其責矣又是年以宦官王繼恩爲兩
川招安使討李順有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帝以宣徽使執
政之漸不許宰相方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
責之春秋齊平陰之役刑臣夙沙衛殿廬綽郭最以爲齊
辱乃代之殿太宗命繼恩領兵蒙正不聞以辱國進諫聽
以仍唐弊政開後世內豎擅權之端如李憲童貫詎非瞰其寵
任而妄隨人主意不顧有害國事乎況復力請賞以宣徽
也蒙正不能以伉直終始或有少貶以固其位之恩不然

罷相後太宗望復目穿之譏何自而來哉臣以蒙正號稱賢宰乃本春秋之法而責備之如此

樂史

古今人之著書也非以明天理正人心達於倫常日用禮樂制度有裨政教舉可付之祖龍一炬自六經語孟而外如老氏莊列諸書至今不廢而吾儒亦不害於讀之者其論固虛無放曠而其於道也亦有窺測形容若老氏之旨漢曹參之爲相文景之爲君本之以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雖不比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善用之亦可以爲治矣逮於魏晉何晏王弼王衍樂廣輩不

善用之而專事清談蔑棄法度波盪風靡因以亡國先儒
推其弊曾以爲老莊虛無放曠之罪至於神仙之說始則
秦皇漢武好遊仙之事而阮蒼撰圖劉向作傳東漢張陵
北魏寇謙之之徒又以依託老子惑世誣民則又老莊之
罪人矣夫以老莊且不屑言者而吾儒有所著述不切而
闢夫人道之所當然顧以擣拾神怪踵阮劉之迹宜其識
者所嗤而世王所禁以無長詭誕之風樂史於太宗朝獻
所著書四百餘卷而總仙記幾半至以五帝三王皆云仙
去其言無稽概可知矣帝乃不加擯斥而詔秘閣寫本進
內雖尚不爲所惑他日真宗與王欽若之肆志矯誣未必

非此有以作其備也。按史勤於著述，其書餘千卷。總仙記外有諸仙傳、神仙宮殿、窟宅記，又編己所著爲仙洞集。幸而不及秦灰，亦久矣。太雅君子之所深戒。臣以論史而預及老莊者，蓋世言神仙，莫不以老子爲宗，而不知老莊固達乎死生之理，而冥乎死生之跡，非有所謂駐顏久視、沖舉蛻解之術也。治其學而用之，固有善有不善。若依託以言神仙，斯僞矣。

寇準

大臣謀國，扶危僉傾。明決以赴幾，堅定以鎮物。寇準其庶乎。契丹六章。澶州告急，舉朝倉皇束手。惟聞陳堯叟、王欽

昔西幸成都南幸金陵之異議而不顧棄其廟社耳。準則獨揆勝算。力贊親征。帝駕發在道。命王旦還京畱守。而且請宣準至。啟以十日不捷。何以處之。雖云備豫不虞。亦隱動以喪君可危也。而準惟親扶日轂。屹然如山。及澶之南城。臨河欲渡。衆議皆懼。契丹勢盛。準則策以勁兵之足扼其吭。及其左右肘。無所疑而駐蹕。令高瓊直麾衛士進。輦是誠有闕闕而不可淆之識。洵洵而不可奪之力。羣心以安。敵氣以懾。了此不過五日。豈初焉無主之大言哉。然而其識其力不從學問涵養中出。故終以不自克生。脅亂而喪操守。澶淵何足伐來。閒構於欽。若使相何可求。受簸弄。

于王且始不信天書出判永興軍乃好勝而喜巡檢朱能
內侍周懷政之附已不發乾佑天書之詐而且爲之上聞
及復進用卒以濡跡取禍竄死南裔所謂驅而納諸罟獲
陷阱而莫之知避者也雖嘗有其明決堅定者以成扶危
奠傾之功於一旦而格致誠正未聞大學之道則亦幸而
已矣惜乎曾悟張詠之所以進規而究不獲其益也乾佑
天書真宗本紀未載準傳則在天僖元年而準遂以復入
中書本紀乃載復相在三年續通鑑綱目因亦于三年書
得天書于乾佑山

此頗據懷政傳

然且有命準上之之請且則以

元年卒所記差互若此準以上書復相似屬牽合而非信

史按且疾甚帝固問所可付天下者且舉笏曰莫如寇準
帝以久欲相欽若故遲至三年欽若罷而後及準也則非
以上書復相亦明矣又準傳時真宗得風疾時字亦四年
字之誤

真宗

澶州之役也力贊親征固惟寇準然或真宗志懷懼怯卽
準勸駕之言何以得進而自將禦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遏徂莒維帝其近之若夫契丹議和帝則違準決
戰以保百年無事之策實有不忍暴骨以逞重困生靈之
心且以契丹之強必欲擊之成敗尚未可知卽使大創于

一朝謂遂畏服不復窺邊以報是役亦未可保信但當士
卒懼呼驚聞不能成列而撻覽又復戰沒之際乃克終以
定盟也或謂求成在彼則伸縮由我胡與議及歲幣而多
歸其銀絹不知講解之意先是發于帝諭故將王繼忠遼據
史及遣曹利用已許以漢厚遺匈奴故事今雖少挫其鋒
而惟欲以弭兵與民休息故仍前言示信以久和事耳決
聽寇準以威之姑饜契丹以平之河朔不罹兵革之害內
部亦釋調發之苦逮於數世卽歸美帝以仁勇可也張氏
竊義意主於戰訾爲畏懼而見小利則非確論雖然帝不
增修內治以無怠荒而慎聽者致來王來賓之盛而僅恃

貨賂固其盟好。以免侵暴于中國。其後世蹈常襲故。慳不
振枝梧。失措至有議獻議納。議增之事。而靖康時蔡京
厭遠幣加金幣。造釁取禍。不可救藥。吁哉。

楊礪

或問王欽若。丁謂既導真宗。以封祀而建明道。教蒐講墜
典。帝意若符契。大修宮觀。享玉皇謁老子。史不勝書。然則
楊礪之夢帝爲來和天尊而降生者。信乎。曰。否。不然。欽若
等爲之也。彼蓋欲以妖妄惑帝。卽首爲襄邸記室之楊礪。
傳其於周廣順中所夢之天尊。卽帝之儀貌。以神之。以堅
其嚮信道教之心。帝亦因以自誣。于王中正所稱司命真

君之爲聖祖者。加號以天尊。而數言夢神人傳天書之降。傳玉皇之命。傳聖祖九天司命天尊之言。而獲瞻於延恩道場。命以始爲人皇。再降乃軒轅。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族。皆所謂尤而效之也。史稱天書乃帝與欽若僞作。則所夢所見皆其誑語。可不待辨而明。而礪夢之烏有亦若是也。其後有道人言仁宗爲赤脚大仙降世。林靈素言徽宗爲長生大帝降世。又皆祖礪而爲之。而更不假于夢者。以彼之幻。證此之誣。尤其較著矣。夫從古帝王始生之靈異。固宜領其元致歸之冥會。此則徒爲道家夸誕之資。非惟不經實可鄙笑。或曰欽若等爲之事。無所據。曰天書可詐。

此不可詐乎卽不然當時君臣惑世誣民礪其罪魁矣史
論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不著其託爲
神怪以結主知則所記載但類齊諧子以嘆史筆難史識
尤難也

王旦

王旦不諫天書人謂受美珠之賜而不知王欽若先嘗乘
閒爲旦言旦已從之矣帝蓋喜能不爲異議而陰獎之非
尙憚爲異議而故箝之也旦誠平世良相何至傳會誕妄
黨于五鬼臣觀其論王曾而知其受病之由然也曾辭會
靈觀使旦嘆其偉度雖拂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懼而

謂己進對稍忤卽蹶躄不能自容夫充其蹶躄不能自容之情必多爲將順而少正救況於欽若諭以帝意之欲得天瑞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而滌澶淵之恥者尙敢不匍匐而與爲忤耶此其所由病也據嘗密疏諫營玉清昭應宮帝用丁謂語告以奉上帝祈皇嗣而卽不復敢言亦可見矣謂中於美珠之餌固非其實至其臨終遺令削髮披緇以斂李氏長編以爲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亦諛苟有悔心如范質之命其子母得請諡立碑可矣何旣以不正諫負君而復爲是不以正斃辱親也且嘗謂人曰主上崇真奉道爲億兆祈福蓋屢爲宮觀禮使久於其事而漸

忘其非其命斂之意安知非以祈福之惑如丁謂始則依託老君後乃專事浮屠因果之說而且亦欲終以桑門之徒予其時謝泌好方外之學疾革服道士服以待死先是唐杜鴻漸病甚召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皆此類也又且於帝欲相欽若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蓋以欽若南人姑借祖宗未嘗使南人當國爲說而委折於賢士乃可明欽若之非賢而不可而非執爲南人而不可也劉定之乃因而爲風氣之論致生後人之嘒嘒然皆未明南人不可爲相且初無此僻見由劉氏附會而支離其辭耳拘風氣之謬辨者既

多不復贅

張儉 契丹

續綱目天僖二年特書契丹以張儉爲政事令嘉進賢也分注儉爲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瑤願以爲獻因召見占奏時務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臣觀節度使知人之明而無蔽賢之私引君子道而不從君於欲一舉而三善備有古人之風惜史失其名君子亟取其事而表之亦庶乎魯論誌僎同升之義先是聖宗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雖未可以夢賚良弼同日而

語而君臣遭際之隆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史稱儉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宏多則信有功著兩朝者不僅弊袍不易志敦薄俗之斤斤矣然聖宗崩興宗立受遣輔政而興宗不先尊母后而尊其母大行在殯飲酒博鞠于時左右大臣不聞以禮進諫儉可道其責與

陳世卿

陳世卿爲東州節度推官會李順寇兩川圍州城賊勢浸盛同幕皆謀圖全計世卿正色曰食君祿當委身報國奈何欲避難爲他圖乎亟出白知州張雍請悉遣出求援毋使惑取君子謂世卿于是乎爲知義矣至爲荆湖北路轉

運使還澧慈四州蠻人侵地置武口等砦以控制之雖平
定有幹略然其生平大節可觀在彼不在此史論宜亟表
之以臨難無苟免爲人臣勸而何僅安遠之是許乎則亦
謬於輕重之權衡矣

馮拯

史臣論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爲君子所不與而稱其從
容一言免丁謂于誅死按作永定陵以謂爲山陵使內侍
雷允恭爲都監雖判司天監邢中和有上百步法宜子孫
之說然云但恐下有石與水耳有石與水則絕地矣允恭
與謂而欲先帝宜子孫能無慎重慮或及此敢遽改穿上

穴乎謂賦性姦回乘垂簾之日潛結允恭專權壞國違恤
趙氏之宗廟血食否也以山陵大事太后命允恭與議可
否而謂但唯唯不請遣使按視律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
書曰弑君王曾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也
固當置之極典庶蔽其辜且謂之罪惡暴著天下皆欲因
事加誅睹初政之清明而拯乃以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
天下之耳目曲爲營救亦錢惟演任中正與之黨庇之流
耳史顧以是稱之不亦謬乎有宋三百餘年大臣無以誅
死者程正公會稱爲膚聖開基超越古今五事之一夫以
正人爲讒邪所陷遵祖宗遺制不與殺戮

如哲宗不聽章惇盡殺嶺南流

人豈非國家之幸然而鉅奸竊柄窮凶稔禍尚以明正典刑爲失待大臣之禮此亦得志而無忌憚之人所由接踵於宋世也惟爲大臣者繹思忠厚之所以養吾廉恥而慎於任天下之重以盡報君愛民之事無致負罪宗社有當大辟忽申一朝之乾斷不循先世之寬典直用是爲糜糜可也

史林測義卷二十九

臣
鄱陽計大愛論

仁宗廢后郭

記云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然則后而不修女順何以母儀天下若后之於天子妻道也臣道也宮寢之間進御以禮敢或悍恣侮及至尊郭后與尙楊二美人忿爭后於帝前批尙氏頰誤中帝頸帝大怒以痕示宰相呂夷簡夷簡主廢黜之議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史稱夷簡以前罷相怨后而然然不可謂后無可廢

之罪也是而可忍馴致其道尙可言哉如曰誤而已試思
后有臣道臣之於君可誤如此乎非誤其容誅乎如曰皇
后天下母不當輕廢試思婦順不修無與君相須而成之
盛德母道安在乎廢后雖漢唐失德事而此於大義非可
優容固無妨於佛常經矣當日乃飾爲自願入道不明以
播告中外此孔道輔范仲淹段少連等之必伏閣請對扣
額大呼詔令夷簡諭狀則尙詆以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
何順父出母至受謫貶直道之名重於天下而夷簡不免
成君過舉之譏千古是非必有能辨之者續綱目以與哲
宗之廢賢后孟氏例書亦謂以正夫婦之大防而不知既

乖於母道妻道臣道則自潰其防而廢之者之卽所以正之也法春秋以明天理正人倫此之可不別疑發微義之精而辭之嚴乎臣謂宜從紫陽綱目廢黜例注漢陳后之類書曰皇后郭氏廢而不加以罪字庶於郭后之當廢而仁宗之不明正之失皆著其義云

周起

滕元發之論朋黨也以謂君子無黨明乎黨則非君子而君子類族辨物親賢友善自不得與小人之以比周立門戶者有並譏耳周起立朝雖少所建明而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其爲樞密副使素善寇準準貶而

起亦罷夫準忠義聞天下所謂社稷臣也雖其末節有喜
朱能附己一失然于羣小自判冰炭起與之善蓋亦君子
之與君子同類相親事國則可和衷共濟而非不以名節
自惜希利苟合者之可以黨言矣史論君子惟能立身而
後可以佐國乃以起與任中正之附丁謂大奸者同斥自
陷于朋黨此蓋卽當日謂之誣準而起連坐以爲言抑何
君子小人尙莫之有分辨也自朋黨之說起呂夷簡以誣
范仲淹貶知饒州尹洙上疏謂與仲淹義兼師友不可苟
免因以落職豈亦可以自陷朋黨致其譏議乎

吳育

史臣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
臣觀育傳凡所建白悉合機宜無論其他嘗上言天下久
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
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迨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
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
則四外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修則乘閒而起矣不亦切
中宋之膏肓哉以有經國之志見諸言豈無救時之才措
諸事乃不能有所設施者以嘗爲諫官劉元瑜等誣沮而
不及大用之耳若其禁上冢呼索以省居民供費沮升祔
優賜以遏軍士僥倖止中使招捕以免無罪驚疑亦可見

設施之一斑矣評以設施無聞爲才不逮志未爲確論且夫剛毅之謂才有用天下之志而濟之以剛毅則任艱大經百變設施所由而成旣稱以剛毅而又謂才不逮志晰理亦何不通

計用章

范雍知延州辟秘書丞計用章爲通判宋史宦者盧守勲傳守勲時爲鈐轄夏元昊圍城劉平石元孫被執守勲撫膺涕泣不敢出用章勸雍棄城將保鄜州賊去守勲用章更相論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勲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按用章此以謀欲退保直坐用章而不明守勲之爲誣也

葉清臣傳清臣則疏劾守勲謀見元昊爲偷生之計懼爲人所發遂移過用章先爲奏陳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走之罪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勲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欵自蔽其過矯誣上奏其云設固非信辭而守勲傳之直坐用章者第以當日議者結中人竟未鞫正而流用章史臣亦是徇之云爾及閱東都事略而知用章之被誣無疑雖由守勲之移過而實爲雍所銜以陷之也元昊初叛用章嘗請修城壘備器械乞朝廷加兵選將以圖討賊而弭關輔之禍雍不以爲然圍城日雍令元孫與平出戰用章固執衆寡不敵無輕舉雍不從二將戰沒

都監德和奔還雍召用章問以策曰用章屢獻言矣而公不用今惟一死以報國耳然城中老幼無辜如陷令同爲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曰惟有死耳尙何言會大雪賊退雍挾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竄之雷州言誣以罪而不言所誣蓋卽宋史棄城之勸也宋史言守勲而此言雍守勲固計免己罪實則雍之指也何以知其然耶雍爲主帥庇守勲而不爲用章奏辨其情見矣故以雍獨任其責而略守勲不書非必其所聞異辭也觀叙用章一再勦雍惟有一死報國之語及錄其後范仲淹田況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於朝

復故官之事足正宋史守勲傳之譌而傳用章之本末矣
夫春秋貴慎自史臣不慎於疑信古之人乃有或失其實
於正史而存於雜史者則亦尙論之士所當博考以盡知
人之道也豈獨此也哉豈獨此也哉

耶律義先

契丹

重熙之世蕭革以姦佞怙寵專權夷裔畢耶律義先疾之
以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而帝不納他日侍宴上令義
先對革巡擲義先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
國賊博乎帝止之義先厲聲詬不已帝怒欲黜之革言義
先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過爲罪恐拂人望帝以革犯而

不校眷遇益厚史稱革矯情媚上多此類雖然豈獨革之
譎哉亦義先生平風節所以奪其邪志有過人遠者矣否
則革實銜義先何終不敢以計中傷也史以義先與蕭阿
刺蕭陶隗蕭塔刺葛同傳論以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
身故惡惡不避其患稱阿刺等其心可謂忠矣言出而禍
隨而於義先之惡惡而患不及者獨遺乃補論之義先兄
仁先以勳德爲名臣弟信先有孝思妻晉國長公主女禮
化及內外君子以爲遠臣家法求夫備美如此不多見也
於戲賢哉

貝州王則之據城反也三班奉職馬遂聞叛詣畱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命持榜入城招降遂諭則以禍福不容將殺則而無兵仗乃憤起扼其喉毆之流血鱗面非州守張得一不爲助逆則已伏誅矣賊黨攢刃斷遂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嗚呼遂激烈赴義捐軀殉節視唐段秀實之憤擊朱泚如出一轍雖反者小卒死者微秩急表之愈有以作千古之士氣續綱目宜法紫陽之書秀實曰三班奉職馬遂謀誅則不克死之乃不見於大書亦失叙之分注此爲一大闕憾

李元昊

西夏主

續綱目仁宗景祐元年書元昊進毒弒其母衛慕氏慶歷八年書元昊卒分注附李氏長編之說云元昊初娶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旣而欲爲甯令哥納沒噉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爲所殺元昊因鼻劓死而宋史皆不記其事甯令哥則以爲諒祚小字元昊卒時方期歲而嗣位者名必一有誤且疑從夏僞赴如春秋之於楚子麋故衛慕氏僅書死元昊則書殂其被弒皆不見于史也豈事之有未實乎按東都事略與長編之說合但甯令哥作甯寧哥而委哥甯令乃元昊從弟遺言使之繼立或因而譌卽諒祚

耳夫元昊於國爲逆子。於宋爲叛臣。雖嘗納款而倔強自若。侮慢不恭。宋旣不能正其弑逆之誅。又不能討其僭倭之罪。而天道不容。以有子禍之報。此亂臣賊子萬世之昭鑒也。何續綱目前以弑母書而見弑於其子。乃僅附之分注而不爲大書。使若得以考終者。然則書法宜如何。或曰紫陽綱目書安慶緒殺祿山。史朝義殺思明。不書子書弑說者。以謂臣不臣。故子不子。元昊叛臣。且逆子。據書安史例。則以夏李甯令哥殺元昊。書曰不然。綱目之書安史竊嘗有疑焉。春秋齊商人楚虔皆弑。立書齊人弑其君。商人楚公子比弑其君。虔義不以亂治亂也。三綱人道之大倫。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不可廢也無君絕於臣無父絕於子
亂靡止矣惡乎撥而正諸

李及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又曰妻者
親之主也子者親之後也是故室家之道爲無後也無後
不孝之大也妻而無子與嫉妒亦可以去之以禮矣至以
妬忌而夫之子爲所殺非殺子也殺親之後也殺親之後
則親之仇罪莫大焉不爲親之仇而求罪之不孝莫大焉
李及妻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
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按宋刑法志太祖嘗決

繫囚多得寬貸而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三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死夫殺前室子己或有子猶以凶虐殘忍處死若張所殺雖妻子己則無子不惟凶虐殘忍如是而使及遂無子以爲親後及於此卽宜證佐親屬以告於朝以議刑殺何輒不以聞也而尙容處於其室而不去例以忘親之仇可矣及可謂大不孝矣史稱及清修自守蓋侍從之選而附悍妻事於傳末臣取而論之昏禮之所以敬慎重正庶其不悖與

祖士衡

史以祖士衡與狄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並稱始

爲名臣終鮮大過以爲考其行事可見也按之士衡傳累侍從歷方州於諸子中事獨無可考見而天聖初則以附丁謂落職廁官華近而植黨權奸非其大過而何出知吉州又以不修飭聞亦何所稱大相牴牾也史臣失檢往往類是

胡順之

人臣立朝不爲循默所以忠君憂國而不謀一己之利害也然有不言而利之之心亦有言而利之之心則臣節之皆不可問矣章獻皇太后垂簾稱制逮於仁宗春秋鼎盛久假不歸胡順之于天聖明道閒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

政宰相匿不以聞其鯁亮之氣不下于時范仲淹滕宗諒
劉越諸人而何太后崩帝已親政之日順之必附疾置自
言乎蓋以書匿宰相家帝不及知患不獲與嘗言還政者
同遷擢是以如是其急耳則始之敢言不必其果出忠誠
而非以市將來之寵利也君子鄙之

周渭妻莫

周渭家恭城爲賊所襲脫身北走不暇與妻莫莖訣二子
孩幼莖親蠶績碓舂以給凡二十六年渭爲廣南諸州轉
運副使訪求得之史稱渭北走時莖尙少父母欲嫁之莖
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夫婦人之道

從一而終不以盛衰易節莖惟守其志而已遑問夫他若
逆料非久困而誓不更嫁非其義矣漢朱買臣妻以爲買
臣終餓死溝中無能富貴故求去莖特反是耳以是稱之
則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謂何與莖誠節婦紀其事者以
謂非久困語兼著其智可也不然家喪國亡卒無興復之
望變節之婦與變節之臣其又何誅

李迪 王曾

古大臣處心公恕好惡惟其人而無一毫有于己一有於
己不得其平雖勁正自任不附權倖而挾私傾物反有等
節李迪王曾並以賢相稱章獻臨朝之日正色危言社稷

攸賴而迪於罷相後以素惡呂夷簡奏夷簡私交荆王元
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及詔訊之乃迪在中
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曾初以夷簡事已謹甚力薦
爲相及夷簡位其上事多專決不能堪時外傳知秦州王
繼明納賂夷簡曾乘閒以聞乃與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
者非皆以私好惡爲訐直以相傾耶雖曾嘗折曹利用之
恃功驕蹇及利用坐事則又以加大惡而爲之解可謂平
情以處矣無如權位崇替之際固不能不爲私意之所蔽
也夫迪曾賢相而自克之學有所未充其任天下而進退
百寮一以公恕行之似未敢過信臣讀二公傳各摘此一

事爲言非刻于索其瘢也亦欲後之君子常以自省而力致于淡然無欲粹然至善之地而已矣

陳執中

史稱陳執中在中書八年人不敢干以私夫執中之責在于以禮正君不徇君之欲君正莫不正尙何人不敢干以私足言也方其位上相也張貴妃卒追冊爲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立溫成園耐主太廟違法悖禮以崇嬪御帝之私孰大于是執中而能總率羣司考正典儀以明嫡妾之分以杜溺愛之非庶乎私不敢干之大節矣然而奉行維

無所可否且于以非禮導帝意者王洙則引爲員外翰

林學士石全斌則使領觀察使給留後奉執中之阿私亦孰大於是所謂人不敢干者吾不信也其不受私謁但矯之以盜狷介之小名耳史以爲足稱長洲陳氏以爲亦難得雖節取而少覈實之識

狄青

狄青起行伍有將帥材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臣謂破儂智高而不敵以智高死欺朝廷出常有功而喜以推與將佐威名震于遐邇而畏謹以全終始此其能明臣節去矜伐戒盛滿皆由讀書有得之力也夫惟讀書明臣節其不敢欺者根於

敬慎袁氏以爲知有孫歆李順復生得之事則猶淺之乎
論青者矣至于去矜伐則無可忌戒盛滿則無可疑方其
位樞府也續綱目分注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
非國之利雖由士卒每於青出入輒指目以相夸又其家
狗生角且數有光怪避水胡國寺而行止殿上此民之訛
言雖賢者而亦爲所惑動耶然修宜非不知青者修而知
青何忌何疑且如人心不服士卒解體則將焉用彼帥以
得軍情爲不利國似從來傾險沈妬之詞按宋史修傳則
請出之于外以保其終與劉敞之因青不自安爲帝言使
之去位同意而知分注必非修言也然則仲淹成青之美

於始○修與做愛青以德於終○青之克全功各爲宋名將有
以哉○有以哉○